

## The Three Solas: A Summation of the Reformation Theology that Rocked the World and China 撼动世界与中国的“三个唯独 Solas”

By Richard R. Cook 柯立天  
Logos Evangelical Seminary 正道福音神学院

### 摘要：

新教的宣教士于 19 世纪和 20 世纪将新教改革宗的独特信仰传播到中国并遍及世界。三个唯独是新教神学的中心：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和唯独圣经。这些至关重要的主题使欧洲基督教，以及西方发生革命性的改变，现在正在改变着这个世界。

### 介绍：

1517 年一个葡萄牙外交使团抵达中国。其间虽然有些误会，但使团最终获得正德皇帝的接见，当时正德皇帝正在南京。葡萄牙外交使团获得进京许可，但是当他们在等候皇帝第二次接见，皇帝驾崩了。伴随着正德皇帝的驾崩，葡萄牙和中国的关系开始恶化。两国关系在十六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正常化，葡萄牙于 1557 年在澳门建立永久统治。直到 1598 年另外一位欧洲人才最终抵达了首都北京。罗马天主教耶稣会宣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到达中国首都是在 1598 年。

1517 年，正当第一个葡萄牙外交使团抵达中国的时刻，一种新型的基督教诞生了。1517 年德国罗马天主教牧师马丁路德，在 Wittenberg 他所在的教会张贴了他的九十五条论纲。1517 年 10 月 31 日每年作为宗教改教日来庆祝。以为当时葡萄牙外交使团在中国行事愚蠢，很难相像基督教的信息如何能够在中国传播。在几个世纪的高压帝国统治之后，福音如何能够浸润中国？

但是这种新的基督教一于 1517 年之后产生于罗马天主教的新教，事后证明尤其善于跨越文化障碍。基督教新教在 16 世纪早期在德国的背景里提供了强有力的信息，如野火般从德国传开，传遍欧洲的许多地方。其核心是改革宗神学。

新教徒像一种新的微生物一样浮出水面。改革宗的信息有时被认为如同一粒种子，一场能够沿着事先确定好的线路发展的运动。也就是说，这个信息注定会生根，在所遇到的任何适合的环境里蓬勃生长。但是一个更好的类比，同样来自生物学，是一种能够针对环境的改变，而做出迅速变化和适应的微生物<sup>1</sup>。与其说新教是一场运动，不如说是一场引起运动的运动，这些运动有共同的愿望。但是这些愿望表达的方式以及成就的方法却各个地方不尽相同。

马丁路德发动了一场运动，超出了传统以及教皇和罗马天主教会的教导的限制。随着他提出“信徒皆祭司”和“圣经白话文”的教义，一场剧烈的基督教改革势在必行。不再有集中权威来限制重塑教会。讽刺的是，不仅是欧洲新教信徒反对教皇，中国的皇帝本人也很快发现他和教皇之间有很大的分歧。

甚至当新教改革在 16 世纪席卷整个欧洲之际，教皇仍然继续向全世界差派天主教传教士。到 16 世纪末，利玛窦(Matteo Ricci)和耶稣会已在中国建立起一个小型的天主教教会。耶稣会的信徒改穿中国人的服装，他们致力于把基督教信息与中国文化背景相协调。其中一个具有争议的做法是他们允许中国天主教信徒继续保持祭祖的仪式。其他跟随耶稣会来中国的天主教宣教士如方济格会(Franciscans)和多明我会(Dominicans)，则反对祭祖仪式。双方都向教皇呼吁，贯穿 17 世纪不同的教皇在关于中国人的祭祖问题上纠缠不清。最终，在康熙皇帝统治期间，教皇于 1705 年最终做出反对祭祖的决定。康熙皇帝对教皇大怒，坚持认为教皇明显没有了解中国文化，并决定从此不再允许罗马天主教在中国传播。

改革宗的核心，正如路德所表达的，是一个故事。是关于耶稣基督的故事。马丁路德本人的故事也继而成为新教教会运动 DNA 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随着运动遍及全球，故事仍然是新教主义的一个有力的吸引人的部分。在普世的耶稣的故事之外，越来越多的故事产生，并且刺激了新教主义的本土化，以及它的发展。

本篇论文的第一部分，作者主要集中于马丁路德的耐人寻味的故事，他如何改变的强有力的故事为新教改革奠定了舞台。在马丁路德的故事里，作者会强调路德对于基督耶稣的故事的见解，以及福音的爆炸力。论文的第二部分将讲述在中国新教教会所发生的三个故事。这些故事展现了改革宗的信息对中国产生的爆炸性影响。

三个主要教义对改革宗神学做出了有效的总结。这三个要点是 *sola fide*, *sola gratia*, 以及 *sola scriptura*。也就是“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和“唯独圣经”。关于这三个教义会逐个给出字典上的定义，然而这些教义的真正活力则可以通过故事看得更清楚。论文的第二部分将阐述这些改革宗的观点如何继续在中国的新教教会中发挥着力量。第一个关于宋约翰(宋尚节博士)的故事阐述唯独信心，第二个关于罗伯特·莫里森 (Robert Morrison) 的故事和 2003 芝加哥中国宣教大会阐述唯独恩典，第三个关于洪秀全和太平叛乱将提供机会恰当诠释新教对于唯独圣经的理解。在每一个要点，罗马天主教的教导将会与新教改革宗教导进行对比。伴随着宗教改革，一种新的力量被释放，这场新的运动具有道成肉身和不断更新的特点。

## 第一部分：马丁路德的故事

马丁路德并非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但是他的父亲很有抱负，想让年轻的马丁成为一名律师<sup>1</sup>。然而 1505 年，在二十二岁的年纪，在一场骇人的暴风雷电中马丁起誓成为一名修士。1505 年 7 月 17 日，违背父亲的意愿，马丁辍学进入在埃尔福特(Erfurt)的圣奥古斯丁修道院。

路德致力于学术研究和道德培养。他常常使自己处于长达数小时不间断的属灵操练中，如禁食，祷告，认罪，以及朝圣。但是路德越是努力洁净自己，他越觉得与神相距甚远。即使是他很成功地追求哲学和圣经学习，以其 1512 年获得神学博士为高潮，他始终处于很深的灵里的绝望中。

路德对于他从遗传中获得的智慧感到沮丧。在哲学里，人生的目标是幸福，而获得幸福的途径是美德。但是马丁路德越来越确信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好人，即他不可能获得那些引至幸福的美德。路德因此需要挑战从传统遗传而得的智慧，并且提出获得美德乃至幸福人生的新的观点。

---

<sup>1</sup> For a classic telling of the story of Martin Luther, see Roland H. Bainton, *Here I Stand: A Life of Martin Luther*.

路德深处绝望的境地。他从圣经中得知上帝是公义的，同时他对自己的罪日益敏感。不论他怎样努力挣扎，上帝的律法告诉他，他不可能获得上帝所要求的公义。他非常确信即便是自己的努力，自己认为最好的‘美德’，在上帝眼中不过是污秽的袍子。他只配得地狱。

他在福音中发现了绝境的出路。在福音中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以古老的基督教教义总结出来。比如，从 381 年的尼西亚信经，路德读到：

祂为了我们人类和我们的救赎，  
从高天降下，  
祂因圣灵从童贞女马丽亚所生，  
成为人。  
为我们，祂被本丢彼拉多钉死在十字架上，  
祂受死，被埋葬，  
第三天复活，  
如经上所说。

在这些文字中，他读到了耶稣的故事，祂从高天降到人间，被钉死，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个故事里面带有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就是这个故事是“为了我们”。路德认识到这个给“我们”的应许包含了一个给“我”的应许。

路德作为一个焦虑的修士所感受到的对上帝的惧怕消融了。当路德问一个人如何才能得到上帝的公义，答案很清楚。道德上的努力不是答案；我们单单地信靠上帝在福音里所应许的。因着信，我们必须接受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我们不能做什么，称义唯独依靠信心—因信称义。

马丁路德所发起的宗教改革的核心是与道德努力的重负进行革命性的分离。当路德向那些因为惧怕地狱与审判而焦虑的人们传讲这个福音的时候，他提供了新鲜的空气。这个福音如同野火从德国蔓延至欧洲，乃至整个世界。

路德继续说基督徒要行善，但是善行并不构成救恩的一部分。进而，基督徒一旦相信了福音，会有更好的行为。既然善行不是救恩的一部分，路德继续争辩说善行是为了一个全然不同的目的。善行是为了基督徒的邻舍。邻舍需要基督徒的善行，也就是，邻舍需要他们的善良，仁慈和传讲福音。因此，除了传讲福音，新教教徒们往往因为他们在世界中的广泛善行而被人所知。

马丁路德的故事，他对于耶稣基督的故事的深刻见解，成为新教宣教运动的基础，也成为在全世界所发生的故事的根源。

## 第二部分：三个唯独和发生在中国的三个故事

### 故事一：唯独信心和中国宋约翰(宋尚节博士)的故事

改革宗的第一个核心教义就是因信称义，这是路德，加尔文和其他一些改革宗的人所坚持的根本信条。这个教义与罗马天主教的教义信心必须由行为相伴形成对比。马丁路德坚持认为一个人仅仅因为相信就可以得到救恩的应许。人不能做任何事来获得被王收养成为家庭成员的权力。

和德国马丁路德的故事相似，宋约翰(宋尚节博士)的故事在中国成为传奇。他的归信故事广为人知而且经常被中国基督徒所引用。他的故事在诸多故事中，反映了改革宗基督教对于中国以及中国的个人所产生的影响。

## 宋约翰（1901-1944）

宋约翰(宋尚节)于 1901 年出生在福建省，他的父亲是一名循道宗牧师。约翰名义上于 1910 年信主，并开始在他父亲的教会里讲道。这个年轻人因他的强有力的讲道和睿智为人所赏识。1920 年在 20 岁生日之前，他被送往美国俄亥俄卫斯理大学读书。

他一生的敬业精神是无与伦比的，这一点可以从他在美国求学的七年当中看出来。甚至是当他还在努力学习英语的时候，他先完成了在俄亥俄卫斯理大学的本科学士学位的学习，然后继续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攻读化学系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显然在全职工作的同时完成了所有这些。

很不幸的是，这些年的学习以及超强的日程安排，似乎摧毁了他对基督的孩子般的信心。然而，在 1926 年他确实决定去纽约协和神学院作研究生，工作主要是翻译中国宗教经典著作如《道德经》。协和神学院当时是循道宗神学的中心，在著名的神学家 Harry Emerson Fosdick 的领导之下。宋约翰的富有戏剧性的归信故事发生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

一个晚上，宋约翰在纽约街头听见一个女子说中文。他停下来仔细听，听出一个青少年女子简单、有力地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他顿时兴致大起，决定回去听个仔细。简单地传讲福音的故事刺透了这个年轻的学者，宋约翰博士的心。

在数月的热切的祷告和与神摔跤之后，1927 年 2 月 10 日宋博士经历了彻底的个人的转变。在他的日记中，他写到：

*随着日子过去，我灵里感到很沉重，我没有平安。在 2 月 10 日的晚上，我在绝望中哭泣祷告。然后我罪恶的人生在我眼前一幕幕展开，甚至那些不被人知的事情。我感到我的灵魂好像从我身体里出去，我在跟随耶稣，背负着十字架朝各各他走去。我能感受到我的罪的重负几乎要把我压垮。*

*那里有主，悬挂在十字架上，血从祂的手掌心里淌下来。我双膝跪下，恳求主用祂的宝血洁净我的罪。然后主说：“孩子，你的罪赦免了！”后来又说到，“你必须改名叫约翰”施洗约翰是为主预备道路的那一位先锋，我要传讲福音，“天国近了，主要来了。”*

宋约翰立即回到协和神学院，向他的同学和老师们传讲福音，以此开始了他的传福音生涯。以其特有的旺盛精力和执着，宋约翰日以继夜不知疲倦地传福音，甚至废寝忘食。那些亲眼目睹他的变化的人害怕他疯了，于是他们把他送到疯人院。一经监禁，他对精疯人院表现了极大的**鄙视**，尤其是夜晚那些病人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让他无法忍受，于是他逃跑。他没能跑多远，被拖回来，在疯人院中他被监禁了 193 天。

宋博士认为那些天是他圣经训练的时期。在那一段时间，他不是只读了一遍圣经，而是从封面到封底整整读了四十遍。了解到他的困境，他的牧师从俄亥俄到纽约来安排解救他。最后达成协议，宋博士如果返回中国，他将被释放。在乘火车到了西海岸之后，宋约翰乘船返回中国。

船到上海港，宋约翰站在船上，望着岸上的中国同胞。他将自己奉献给大众传讲福音。为表示他奉献之心，宋博士搜集他所有在美国获得的奖品和各种荣誉。他把那些辛苦得来的奖章纪念品一股脑扔进大洋中。（在中国的文化中，孝顺是最大的美德，他保留了一张证书。而在西方，一个被呼召做传道的人可能会把他所有的一切投入到大海，宋约翰博士保留了他的博士证书，好给他的母亲看。）

在中国，宋约翰开始了布道工作，他在中国许多地方以及东南亚传道，他的事工无人能比。他以一种戏剧性的风格讲道，可能模仿美国比利·桑德(Billy Sunday)的布道风格，比利·桑德成为传道人之前曾是职业棒球运动员。成千上万的人在宋约翰的福音大会上决志信主，那些人归信的故事在基督徒家庭里传讲。可能是由于过度劳累，在 20 世纪 40 年代早期宋博士的身体已经很虚弱，1944 年在 40 岁出头的年纪他安息主怀。他被称为“破冰者”，和“中国的约翰卫斯理”。虽然身处一个距离十六世纪的德国甚远的环境下，福音的信息和因信称义在 20 世纪的中国产生共鸣。

## 故事二：唯独恩典和罗伯特·莫里森 (Robert Morrison)

第二个唯独，唯独恩典，与第一个唯独紧密相连。“唯独”信心将好行为排除在外。这里，重点在于恩典排除功德。信奉功德的人主张恩典可以赚取或者是配得的。唯独恩典的教义强调基督徒通过上帝的不配得的怜悯和恩惠被上帝拯救。新教信徒，当他们与罗马天主教分裂时，坚持基督徒不能做任何事以赢得上帝的恩慈。

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以及以后的新教徒，在这一点上都有很大程度的认同。路德和加尔文让基督徒相像他们自己在审判日站在上帝宝座面前，他们设想如下的对话：

审判官，上帝首先问他们，“我为什么要让你们进天堂？”  
基督徒会说，“主，请看我的功德！”

路德和加尔文都说基督徒不可能以这样的说法接近上帝，基督徒所能做的只有祈求上帝的怜悯。在审判席前，基督徒不能靠近宝座，指出他们的善行，因为正如路德所坚持的，基督徒所有的善行都是肮脏的袍子。都是罪恶。

那么，基督徒必须祈求怜悯，获得怜悯的途径是相信耶稣基督。当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基督徒除了宣称基督的宝血，什么都不能做。天主教当然也强调恩典，但是他们否认“唯独”恩典的说法。罗马天主教徒继续坚持恩典和功德都是救恩的必要条件。

## 罗伯特·莫里森 (Robert Morrison) 和中国的新教徒，1807 和 2003

罗伯特·莫里森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是苏格兰新教派往中国的宣教士，他把圣经翻译成汉语，并给当时早期的新教徒受洗，如梁发和蔡高<sup>2</sup>。因为基督教从康熙皇帝时候起仍然是不合法的，莫里森被迫居留在葡萄牙殖民地澳门。为保持在殖民地的合法身份，他为东印度公司工作。他与中国当局，英国政局以及葡萄牙殖民当局时常发生冲突。比如，因为英国反对他去中国做宣教士的意愿，要想预定到中国的船票，他不得不先去美国。虽然在他的有生之年，中国的大门没有打开，但他仍然成功翻译圣经，并且服事在澳门以及国家周边地区的中国人。

罗伯特·莫里森于 1807 年 9 月 4 日抵达中国的故事在传教士当中为人熟知。当莫里森乘坐美国轮船抵达中国港口，一位美国商人得意地，带一丝着轻蔑，问他，“现在莫里森先生，你

---

<sup>2</sup> See Richard R. Cook. "Overcoming Missions Guilt: Robert Morrison, Liang Fa, and the Opium Wars." In *After Imperialism: Christian Identity in China and the Global Evangelical Movement*, edited by Richard R. Cook and David W. Pao, 35-45. Eugene, OR: Pickwick Publications, 2011.

真的以为你会在中华帝国的偶像崇拜上有所作为吗？”事实上，如果人们记起中国皇帝的牢固掌控以及在 1807 年清朝达到高潮的中国人文化主义，很难相像基督教能够渗透中国。

这个故事在西方宣教士圈子里讲述了 100 年之久。我个人一直很喜欢这个故事，我之前听过许多遍，但是最近我对此有了新的视角。2003 年是中国家庭教会的转折点，这一年他们作为强有力的基督徒运动出现在国际舞台上<sup>3</sup>。在 2003 年 12 月我出席了在芝加哥举行的中国宣教大会，大会上有许多来自中国家庭教会的卓越的讲员。对于许多著名的中国基督教领袖，他们首次在中国以外公开亮相。在几十年的隐秘和沉默之后，到 2003 中国教会奇迹般的生长的故事在全世界公开。教会领袖有勇气在芝加哥公开站出来。他们所讲述的许多的见证，为当代人重述着发生在中国，同样的因信称义和唯独恩典的故事。

是的，藉着福音的大能和诸如罗伯特·莫里森和宋约翰这样的人的故事，上帝在中国的偶像崇拜上留下很深的影响。在 2003 年大会之后，我听到一个组织者还讲述了 1807 年罗伯特·莫里森抵达上海港口的故事。她讲述这个故事，跟我之前听到许多次的一样，叙述美国商人的那个问题，然后提及莫里森的令人难忘的回答。但是，出自一个在基督里中国信徒的口，莫里森的那句著名的俏皮的回答显得更加富有先知性，更加有力。“不，先生”莫里森说到，“但是我期待上帝能够做到。”确实，当美国商人被遗忘了，上帝藉着那些继续讲述这个故事的基督徒在中国做了大事。

### 故事三：唯独圣经和洪秀全

改革宗第三个核心教义是唯独圣经。所有这三个教义都与罗马天主教形成对比。这三个教义把改革宗紧密连接一起，可以概括如下：

*sola fide* = 唯独信心（不包括的好行为）

*sola gratia* = 唯独恩典（不包括功德）

*sola scriptura* = 唯独圣经（不包括教会传统）

新教关于唯独圣经的教义是指任何事情都是要受到圣经的判断，包括教皇，会堂，传统，以及人的思想。理性，因为人是理性的存在，仍然发挥其功能。唯独圣经的一个核心要素是圣经的明晰性。圣经可以通过仔细的，理性的阅读而被理解。罗马天主教会长期谴责新教唯独圣经的教义，但一些情况下，他们误解甚至歪曲这个教义<sup>4</sup>。罗马天主教有时指责新教徒持有按私意解经的教义，允许个人平等的权力，随意解释圣经。新教徒回应这个批评，认为教会确实有一定的权威，但是这个权威也仅仅是在圣经之下。教会和基督徒传统的权威不能等同于圣经，而必须在圣经之下寻求解释。

### 洪秀全和他对圣经的使用

洪秀全和天平叛乱的故事提供了一个有关新教徒使用圣经的故事，让人警醒。当第一个新教徒宣教士罗伯特·莫里森到达中国的时候，他立即开始翻译圣经。坚信圣经的明晰性，马丁路德努力工作把圣经翻译成德文白话文。他对圣经拉丁译本感到失望，因为不能被十六世纪的德国

<sup>3</sup> Richard R Cook. "Windows of opportunity in China," *Christianity Today*, Volume 49, Number 2, February 7, 2005.

<sup>4</sup> As the Protestant churches have proliferated, there are numerous doctrines that have emerged. In some cases, Protestants have advocated a "private 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 But that interpretation is not the classic sixteenth century Reformation formulation of *sola scriptura*.

人所明白。与罗伯特·莫里森和新教徒相比之下，耶稣会宣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没有把翻译圣经作为重中之重。虽然他是一个很杰出的语言学家，并且掌握书写中文，罗马天主教徒通常不会把圣经翻成本土语言。天主教徒不认为圣经应该被翻译而且不加区分地在宣教工场上被分发出去。洪秀全的例子，太平叛乱似乎证实了他们的理解，圣经翻译是危险的。太平叛乱的故事为新教教徒提供了警戒，也同时彰显了经文所具有的巨大潜能。

洪秀全于 1813 年出生在中国南方一个贫穷的客家家庭。虽然贫穷，他仍然受到教育，在 1828 年他尝试最低级别的官员考试。他失败了，1836 年第二次尝试。有一天他从考试大厅出来，据说他遇到了宣教士 Edwin Stevens 和他的中文翻译。洪秀全听他们讲，第二天又看见他们，他接受了九个基督教小册子，标题为“警示良言”。这九个小册子是由梁发所撰写的，他是第一个按立的新教教徒。洪扫一眼这些小册子，顺手放在书架上。1837 年洪第三次试图通过考试。他又一次失败，强烈的失望使得他精神几乎崩溃。他在家呆了一个月，时而清醒，时而昏迷，且与鬼魔搏斗。

他终于苏醒，记起自己曾经升到天上，在那里他被引到一个有宝座的房间，有一位老者穿着黑色袍子，蓄着金色胡须，递给他一个匕首用以屠杀鬼魔。他还证实那个穿黑衣的人斥责孔子，使得后者承认自己的罪。洪相信藉着这些梦，他被赋予神权来统治中国，根据他同时代的人的说法，他因此变成一个极度自信凶狠的领导人，说话带着新赋予的权柄。

六年后 1843 年洪确实又一次参加考试，但是他又失败了。他盛怒之下发誓要推翻控制考试和中国的满族。后来他在书架上发现了梁发的小册子，便相信里面所写的和他的梦相符。梦中的穿黑衣的人物是上帝，他的父亲，他的大哥是基督耶稣。洪相信他是上帝在中国的儿子。他相信上帝呼召他来推翻清朝，在中国光复基督教。他相信他能够推翻清朝的统治，并且引入一个太平时期，以和谐和兄弟之爱把全世界联合起来。

当洪开始摧毁他家乡的孔子的匾额的时候，洪受到当局的迫害。他离开家，寻找可以发动叛乱，继续宣传他的新基督教理想的革命基地。他很快赢得一些跟随者，到 1847 年有二千信徒跟随他。随着他在中国南方征服更大的国土，他也获得更多的追随者并与 1851 称帝天平天国。他持续获得了非凡的成功，于 1853 年取得了中国南方的首都南京。当他们想进一步北上的时候，他们受到北京清朝政府的阻止，但他统治大半个中国近十年之久。洪秀全相当于皇帝。

天平天国运动最终于 1864 年被镇压。十九世纪 50 年代清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余波中摇摇欲坠，60 年代初期开始经历复兴。在曾国藩的领导下，湘军镇压了太平暴乱，洪秀全被杀。

洪秀全和太平军受当时的一些思潮影响，但是很明显其中主要的一个因素是基督教。基督教对于洪秀全的影响始于梁发的作品。那些基督教的小册子被设计成传福音的工具，而不是一个全面的基督教教义的来源。这些作品没能够为洪秀全提供一个坚实的神学或思想体系的根基。无论如何，洪只是从梁发的作品吸收了自己喜欢的思想，而摒弃了其他的。

洪又一次接触基督教是在 1847 年 2 月，当他旅行到广东寻找美国浸信会宣教士 Issachar Roberts。他们的会面是非常富有戏剧性的。这个美国的宣教士，蒙上帝呼召来中国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给异教的中国人，他和洪秀全——这个自称是上帝的中国儿子的人面对面相见。洪与 Roberts 相处约二个月。那个时候，洪要求 Roberts 给他施洗，但是 Roberts 因为洪的急切感觉不妥。洪还请求经济援助，在与其他一些中国人了解之后，Roberts 决定推迟给洪受洗，且没有答应给他经济援助。洪回到家乡，而那两个月则是洪所受到的惟一的正规的基督教培训。

洪的基督教信条很关键的一部分就是他的梦。他相信他的梦是被梁发的书所证实的，而且那些书证实了他的梦。他写到：

*“这些书.....很确定是由上天有目的地送给我的，用来确认我先前的经历的真实性的；如果我收到了这些书而没有经历那些疾病，我不敢相信他们，而是出于自己的原因与整个世界的习俗反对；如果我只是生病了而没有收到那些书，我则没有进一步的证据确认我异象的真实性，那些梦可能只被认为是疾病所导致的狂想而已。”*

洪也有接触到中文圣经。太平版的圣经出版于 1853 年。以两卷的形式出版，整本圣经没有标题。第一卷称为旧约，第二卷称为新约。一个宣教士分析得出结论，这两卷实际上与十九世纪 40 年代宣教士郭士立（Karl Gutzlaff）完成翻译的版本如出一辙。因此，圣经的翻译没有问题。

问题在于洪秀全，作为上帝的中国儿子，似乎自觉有权柄挑选他认同的那部分圣经，并且修改他不同意的那部分。在大约 1860 年一位美国宣教士致信在南京的洪秀全，提出太平基督教的某些信条与基督教正统教义不符。那封信的一份复印件表明洪决定修改宣教士的信。比如，宣教士坚持上帝有唯一的独生子就是耶稣，洪在此处用红笔划去“唯一的儿子”，因为他相信他是上帝的第二个儿子，这些字句明显与他信仰的解释不相符合。

洪对于圣经的异教的解释致使罗马天主教声称洪和那些叛乱分子证实了圣经不应该被翻译，在中国或者任何宣教工场上传播。1909 年出版的一本罗马天主教的书对于在中国的福音事工中不加区别地使用圣经进行了激烈批评。

*“毫无疑问圣经不加区分的传播，辅之以‘对圣经个人解经的不可剥夺的权力’，能够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太平叛乱既是这样的性质.....我们从该运动中看到在中国传播圣经和基督教手册所带来的影响。”<sup>5</sup>*

在太平叛乱这件事上这种批评是尖锐的，但是同时也误读了新教在唯独圣经上的立场。新教教徒没有坚持“个人解经的不可剥夺的权力”，而是坚持圣经高于教皇，会堂，传统以及人的思想的权威。教会的确有某种权威来解释并教导圣经，但只是在圣经的最高权威之下。

太平叛乱确实展示了在本土的教会运动环境下圣经所释放的巨大潜在影响力。叛乱同时也显示了圣经在普通信徒中所迸发出的能力所具有的潜在危险。这种力量不仅在中国迸发出来，而是一路返回到 1525 年的德国的农民运动。路德本人著述反对农民运动，担心得来不易的改革宗成果可能在政治战争的暴乱中付之东流。

## 结论

太平叛乱是一则让人警醒的故事。改革宗所释放的力量是剧烈的，而且是革命性的。马丁路德激进的教义迅速传遍德国和欧洲，最终在大不列颠和美国生根。十九世纪一场由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所推动的强有力的宣教力量，助燃了改革宗的火焰，使得三个独特的教义传播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如同一个微生物，基督教新教为了适应变化中的环境，不断发生变异，但同时也保留了早期教导的延续性。

---

<sup>5</sup> Bertram Wolfertan,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from 1860 to 1907*, (London: Sands & Company, 1909), 105.



1517年抵达中国的葡萄牙外交使团无法想象德国天主教牧师马丁路德所发起的宗教革命将会改变欧洲，最终改变中国。

---

## 问答交流

**王永忠弟兄：**你讲到洪秀全自己对圣经的解读，这个非常有意思。我们看到今天在中国家庭教会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异端，他们都高举圣经，这样的异端里面带出他们自己的一种理解和解释，事实上，他们的手法，或者他们自我神话的状态可能还不如洪秀全。但是一再地在中国出现，你可以为我们解释一下这种现象吗？我们该怎样去应对中国出现的这种独特的异端呢？

**柯立天弟兄：**所以天主教到现在还在指责基督教，告诫我们要小心一点，在教导上要清楚。其实，天主教误会我们是个人解经（private interpretation），就是每个人自己在读经。其实我们是集体解经，有集体的学者（scholars of community）在一起理解。我想，一个人刚刚信主，你把圣经送给他，他自己读，能读懂吗？所以，这是一个集体过程（community process），所以，我们要定义清楚什么是“唯独圣经”。我们是一个集体来共同读经，给出共同的解释。这里要有一个平衡。

**王志勇弟兄：**柯博士解释的非常清楚，人人皆祭司，人人都可读圣经；但是要公共性地、权威性地、教会性地传讲；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私意地传讲圣经。基本上讲，耶稣升上高天，赐下的五重职分中就有牧师和教师；是由这些基督所赐的职分，通过教会的圣传，通过一个集体（community），来保证圣经的解释上的明确性。

**何有波弟兄：**谢谢你对中国历史的一些研究。我想问一个问题，你这么多年来在中国的宣教当中，你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你怎么来解决这些宣教的困难？

**柯立天弟兄：**中国教会的发展太快了，基督徒太多了，好像都来不及去带门徒了。所以我为什么特别感谢主，有这样的一个讲座，让我们去探讨，让我们去想怎么带领门徒。这个非常的重要。我想教会的快速发展，是最重要的挑战；我们当然感谢这样的复兴，但是也会带来负面的影响。太平天国也是发展的太快了。

**王志勇弟兄：**中国教会的快速增长，也对教牧（工作）提出了一个很大的挑战。

**周学信弟兄：**我想谈一下你说的“唯独”。“唯独”本身不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总结，它是为了区别我们的信仰，跟当时的天主教信仰是不同的，它其实是一种正派的变异，而不是福音的总结；这是比较负面的呈现方式。当然，在五百年之后，我们要反思“唯独”的意义在哪里。因为它太负面了一些。“唯独”对圣经无伪的表达，是一种非常负面的表达。

**柯立天弟兄：**我想这个提醒很好，我主要是讲一个强有力的故事，用这三个“唯独”来代表；可是你的担心也是很好的。

**王志勇弟兄：**其实宗教改革讲到“唯独圣经”的时候，是特指最高标准；但是并不排除教会教导的权威性，和信经信条的辅助性功用。